

凡人
Everyman

Philip Roth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彭 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凡人
Everyman

Philip Roth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彭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14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人/(美)罗斯著;彭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521-8

I. 凡… II. ①罗… ②彭…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996 号

PHILIP ROTH

EVERYMAN

据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Philip Roth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UK)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责任编辑: 苏福忠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凡 人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彭 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7521-8

定价 16.00

献给 J.C.

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
在这里，青春苍白、消瘦、死亡，
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
忧伤和灰色的绝望……

——约翰·济慈《夜莺颂》①

① 查良铮译。

Everyman

菲利普·罗斯作品系列

已出:

《再见, 哥伦布》, 俞理明 张迪 译
Goodbye, Columbus and Five Short Stories

《凡人》, 彭伦 译
Everyman

待出:

《萨巴斯的戏院》, 朱世达 译
Sabbath's Theater

《反美阴谋》, 陈安 译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夏洛克行动》, 黄勇民 译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波特诺伊的怨诉》, 邹海仑 译
Portnoy's Complaint

在这破败的墓园中，围在他墓前的，有从纽约来的几个他以前广告公司的同事，他们追忆着他当年的旺盛精力和独特创意，告诉他女儿南希，与他共事是多么愉快；有驾车从“海星沙滩”赶来的老人，那是一个位于泽西海滨^①的退休养老住宅区，他自二〇〇一年感恩节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来的老人都是他不久前才开设的美术班上的学员；有他两个已经年届中年的儿子兰迪和隆尼，他们是他磕磕绊绊的第一次婚姻所生，主要由他们母亲抚养长大，所以看不到他有什么优点，只知道他有多么差劲，他们来这里纯粹是尽义务；有他的哥哥豪伊和嫂嫂，他们是前一天晚上从加州坐飞机赶来的；还有他三个前妻中的第二个、也就是南希的母亲菲比，她高挑，消瘦，满头白发，右臂无力地耷拉着。南希问她想说什么，她羞涩地摇摇

^① 泽西海滨是指新泽西州面向大西洋的海滨区域，也包括附近的度假区和居民区。

头，但接着就细声说话了，吐字有点含糊：“真是无法相信。我老是想起他在海湾里游泳的情景——就是这点，我就看着他在海湾里游泳。”然后，还有南希，是她一手安排了她父亲的葬礼，并且打电话通知了现场出席的这些追悼者，这样葬礼上就不至于只有她母亲、她本人和他的兄嫂。只有一个出席者是不请自到的，一个身体壮实、长着一张乐呵呵的圆脸、头发染红的女人。她来到墓园，自我介绍名叫莫琳，是几年前他心脏手术后照顾他的私人护士。豪伊记起了她，走上前去吻了她的额头。

南希对众人说：“让我先给大家说说这墓园吧，因为我发现我父亲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不但和我曾祖母一起葬在这墓园所在的几亩地里，而且他还是一八八八年建造这个墓园的参与者呢。最早出资、建造这座墓园的联合会是由散布在联合县、埃塞克斯县^①的犹太教徒和犹太人慈善组织的殡葬协会组成的。我曾祖父在伊丽莎白市开了一家旅馆，专门招待新来的移民，他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当他们的房客。正因为此，他才和别人合伙买下墓园原先所在

^① 联合县、埃塞克斯县是新泽西州的两个县。联合县政府所在地为伊丽莎白市，埃塞克斯县政府所在地为纽瓦克市。

的这块空地，他们一起把地面铲平，种上植被；也正因为此，他被推选为墓园首任主席。当时他还颇为年轻，精力十分旺盛，墓园有一份文件阐明进入墓园的死者‘生前需恪守犹太宗法’，这份文件的落款处至今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显而易见，如今单个的墓地、栅栏和门都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许多东西烂了，坍了，门锈了，锁不见了，不少地方被破坏了。这一带成了机场的末端，现在你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几英里外新泽西高速公路上源源不断的车流声。我当然首先想到我父亲可能安葬的这片着实美丽的土地，这片他和我母亲年轻时常常一起游泳的地方，这片他喜欢在海岸边游泳的地方。虽然环顾四周，这幅破败的景象真令我心碎——也许你们各位同样如此，甚至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聚集在这样一个被岁月摧残得如此伤痕累累的地方——因为我还是希望他能长眠在那些曾经爱他、生他、养他的人旁边。我父亲很爱他的父母，他们应该在一起。我不愿让他孤零零地安葬在别处。”她沉默片刻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位面容温和、三十五岁上下的女子，长相和她母亲当年一样秀气，一望即知毫无威严的气质，连勇敢也谈不上，她像个十岁孩子般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她转身面对灵柩，拾起一块土，带着年轻姑娘的那种茫然神态

轻轻说：“好吧，就这样结束吧。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爸爸。”说着，把土块放在棺材盖上。接着她想起他个人恪守数十年的要坚忍的座右铭，开始哭泣。“现实无法重复，”她对他说，“当它来临时就要一把抓住它。坚持你的立场，机会来临时就抓住它。”

下一个把土块放在棺材盖上的是豪伊。他从小就崇拜豪伊，相应的，豪伊也待他十分友爱，耐心教他骑自行车，游泳，带他参加所有豪伊自己都出类拔萃的运动。直到现在，凭豪伊的身子骨，他似乎还能带着橄榄球奔过中线，他都已经七十七岁了。他从没有因为什么病而住过医院，一辈子健康得令他自己都得意洋洋，而他俩居然是同一棵树干上长出的同胞枝芽。

因为动情，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他对妻子轻声说：“我的小弟。就这么没了。”然后他对每个人说：“看我能不能说好吧。现在让我们说说这个人，说说我弟弟……”他顿了顿，整理一下思路，使发言有条理。他那种说话方式、那种高兴的音调都与他弟弟像极了，菲比听着就哭了，南希马上扶住她的手臂。“他最后那几年，”他注视着坟墓，说，“除了健康问题，还很孤独——这同样是个问题。我们随时都会通电话，尽管去

世前那段时间，不知为何，他不再主动和我联系，他在高中就对绘画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广告界干了一辈子，先是做美术指导，再晋升为创意总监，获得了相当的成功，退休以后，他几乎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画。毫无疑问，我们要说的话，每个来这里凭吊亲人都说过：他应该更长寿。真该活得更长久。”说到这里，他停顿片刻，脸上无奈、忧伤的神情变成了苦笑。“我上高中时，下午经常参加球队训练，他就接替我放学后帮父亲跑腿的任务。他对自己才九岁就能干这样的事而高兴坏了，他喜欢把钻石装进信封放在兜里，跳上公交车去纽瓦克，在那里，父亲雇用的钻石镶嵌师、切割师、抛光师，还有手表修理师，一个个在散布于弗莱林胡伊森大街上那些像鸟笼子一样的作坊里干活。这差事令这孩子无比快活。我想，看着这些手艺人在那些狭小的空间里孤独地工作，他肯定也萌生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艺术的念头。而且，我觉得当他眼眶里卡着放大镜看钻石的各个琢面，创造艺术的强烈愿望一定油然而生。”豪伊骤然发出一阵大笑，稍稍放松了一些因为发言而紧张的情绪，然后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哥哥。钻石只会让我产生赚钱的欲望。”接着他仿佛望着他们童年时代那阳光灿烂的窗子，继续刚才因为这番评论而打断的回忆。

“父亲每个月在《伊丽莎白日报》上打一次小广告。赶上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那段节日的旺季，他就每星期打一次。‘手表以旧换新大优惠’，他就这样攒起了那些旧手表，扔在珠宝钟表店后面的抽屉里——大部分破得连修都没法修。我这个小小弟弟却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都坐在那里，转着手表指针，听听它们还能不能嘀嗒走动，琢磨着每一个表面、每一个表壳像什么。小家伙整天捣鼓的就是这些事儿。换来的这一两百块旧表，整抽屉的旧表，加起来最多也就值十块钱，可是在这个头脑正开窍的小艺术家眼里，里屋这放手表的抽屉真是个藏宝箱。他常常从里面挑手表戴在手上——他永远都戴着一只从抽屉里拿出来手表，一只指针还能走动的手表。至于那些外表是他喜欢的、他想尽量修好的手表，他就瞎捣鼓一气，但毫无起色——通常只会令手表坏得更彻底。不过，这还只是他亲手干细致活的开始。我父亲总是雇两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孩，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出头，帮他站柜台。她们都是亲切、甜美的伊丽莎白市本地姑娘，举止得体，身材匀称，她们都是基督教徒，大都来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家庭，父亲、叔伯、兄弟都在胜家缝纫机厂、饼干公司或是码头上干活。他认为基督教家庭里出来的姑娘待人和气，会令顾客感觉自在。

如果顾客有请，姑娘们还会为他们试戴首饰，让他们看看效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女顾客最后就掏钱买了。爸爸告诉过我们，女人看到漂亮姑娘戴着一件首饰，心里都会想，如果她自己戴上那件首饰，一定也会那么漂亮。码头上那些到店里来打算给女友买订婚、结婚戒指的小伙子，有时候冒冒失失地握着营业员姑娘的手，仔细打量姑娘试戴的钻戒。我弟弟也喜欢和这些姑娘泡在一起，早在明白其中道理之前他就对此乐此不疲了。他会在打烊时帮姑娘从橱窗和玻璃柜台下拿出展品。他喜欢帮她们干任何事情。他们把橱窗和柜台里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最便宜的。就在关门前的那一刻，小家伙打开里屋的大保险箱，爸爸很放心地把密码告诉了他。在他之前，这些活儿是我干的，当然，也像他一样尽可能地离姑娘们近一些，特别是那一对叫哈丽埃特和梅的金发姐妹。多年来，来来去去换过许多姑娘，有哈丽埃特，梅，安玛丽，简，有米拉，玛丽，帕蒂，有凯瑟琳和柯琳。每个姑娘都令这孩子着迷。大美人柯琳，刚过十一月就坐在里屋的工作台前，和我的弟弟一起在装着店里特制产品目录的信封上写顾客邮寄地址，准备迎接节日销售旺季的到来。到那时候，爸爸每星期有六个晚上都营业，人人都像狗一样拼命干活。如果你给我弟弟一盒

信封，他比谁都数得快，因为他的手指十分灵巧，数起信封都是五张一数。我观察他，结果不言而喻，这正是他在干的：向柯琳炫耀他数信封的本事。能够成为珠宝商可靠的儿子，这孩子干起任何事情都那么高兴！没错儿，那正是我们父亲最爱拿来表扬人的词儿——‘可靠’。多年来，父亲卖婚戒给伊丽莎白市的爱尔兰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反正大都是年轻劳工。有半数人买了戒指以后会邀请他带全家参加婚礼。大家都喜欢他，他有幽默感，卖的东西也不贵，还乐意让任何人赊账，所以我们都去——先是去教堂，然后去参加热闹的庆祝活动。‘大萧条’来了，战争来了，但我们还有婚礼；有营业员姑娘；有用信封包着价值数百元的钻石放在方格纹口袋里、坐公共汽车去纽瓦克的旅行，每个信封上都有父亲写给钻石镶嵌师或切割师的要求；有五英尺高的莫斯利牌保险箱，我们每天晚上小心谨慎地将盛着珠宝的盘子放进去，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所有这一切就是我弟弟这样一个乖小孩生活的主要内容。”豪伊的视线又落在棺材上。“现在又怎么样呢？”他问，“我觉得能记住多少是多少了。想啊想啊，要想起更多……可是为什么不记住呢？亲朋好友之间再哭一加仑眼泪又怎么样呢？父亲去世的时候，弟弟问我会不

会介意让他保存父亲的手表。那是一块汉米尔顿牌手表，宾州兰卡斯特产的，据专家也就是店主说，这是我国出产的最好的手表。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买，父亲无不向顾客保证他的选择绝对没错。他会说，‘您瞧，我自己都戴这牌子。这是非常非常得宠的手表，汉米尔顿牌。据我所知，是最好的国产手表，绝对没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手表每块卖七十九元五角。那时候，随便什么东西，打折后的价格零头都是五角。汉米尔顿牌手表口碑非常好，以前是很上档次的，我爸爸就很喜欢他那块，所以弟弟说想要爸爸的手表，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本来也可以要珠宝放大镜和父亲放钻石的盒子，就是那个父亲无论去哪里谈生意都要放在大衣口袋里的破旧皮盒：里面有镊子，小螺丝刀，用来量圆形宝石大小的尺寸工具，包零散钻石用的、折起来的白纸。这些美丽、珍贵的小东西，他曾握在手中，放在心口，但我们决定还是让放大镜、钻石盒子以及盒子里的所有东西，和他一起葬在坟中。他总是一只口袋装放大镜，另一只放香烟，所以我们把放大镜放在他寿衣里。记得弟弟当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他的眼睛上啊。’悲痛就能让人变成这样。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不知所措。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无论对错，除此以外我们好像无事